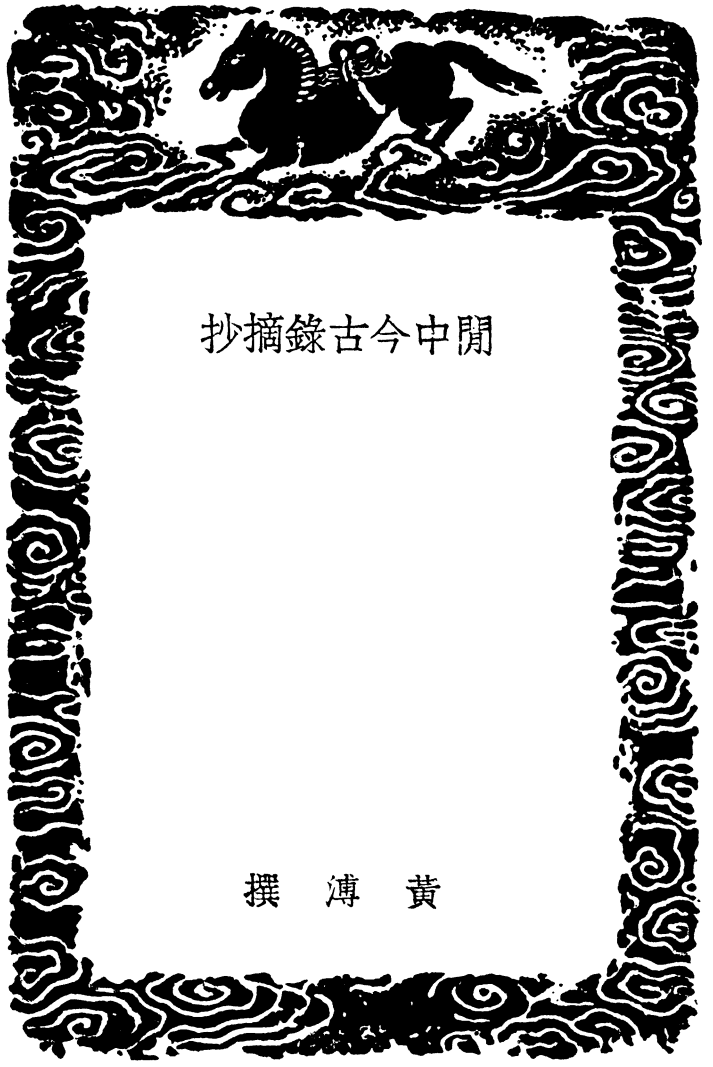
閬中今古錄摘抄
縣笥瑣探摘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閒中今古錄摘抄

黃溥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閒中今古錄摘抄

黃溥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敲嚴鳴鍾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于宮中然後鳴鍾殊不省更庚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㬎子詳見後錄我　大明兵入燕都

遁去當時人只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爽

本朝開進士科始于洪武四年後止至十七年開科鄉試例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例以辰戌丑未年洪武十八年乙丑狀元丁顯二十一年戊辰狀元任亨泰二十四年辛未狀元許觀吾鄞董恭禮陳裕二人皆此年進士今有刊本國朝登科錄行世者去許觀名及此科進士姓名俱不刊乃別錄第一甲一名韓克忠二名王忠三名焦勝第二甲蔡

或等二十九名第三甲蕪文等二十九名俱北方人無一名江南人不知何謂而然二十七年甲戌狀元張信而榜眼探花俱無三十年丁丑狀元陳郊已後則革除年間庚辰狀元胡靖後更名廣者是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棨厥後六十年爲天順七年甲申狀元彭教也噫有數存焉例以辰戌丑未開科取進士茲者兩度甲申進士爲號數豈得而逃乎

本朝狀元洪武四年辛亥科起至正德九年甲戌科凡四十科吾浙狀元自正統元年丙辰科周旋十

年乙丑科商輅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謝遷十七年辛丑王華二十年甲辰李旻五人之中周與商王與李俱同鄉舉一舉各兩狀元固可羨而商謝李俱發解首冠又可羨其商之三元開科以來一人尤可羨也然商與謝又皆入閣豈但狀元乎哉書此以感發吾浙之後學

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舞爲儀　本朝王師破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不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

乃謫含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洪武初吾鄣天寧寺有朱道人能幻術每夜五更出神往南京早朝乘雲在空中自言姓名朝畢還寺日猶未出其本體偃然在寺之靜室中若酣於睡者及還時則欠伸起坐若此者幾月　上賜童子十人俾學其術且密命偵伺其動靜久之秘其術不泄偶喜一童子曰我術傳汝切勿食狗肉其童子得此言復命後　上乘其乘雲來時洒以狗血其神不能復體差人取其屍戮於京今天寧寺軍戶者咎其當時寺僧容之也

王仲光吳縣人學貫天人洪武中避地大湖中戊寅歲儲君卽位有詩云數莖白髮亂蓬鬆萬理千梳不得通今日一梳通到底任教春雪舞東風與袁柳莊至契柳莊至燕遣子忠徹見於太湖以乾象詢之曰此數莫逃問兵伏曰雖地窖無聲聞一勝後卽多有矣田以告其父而知其言後姚廣孝還蘇州反初服往見弗克見但云道衍一箇和尚做不結果後終於家

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罹表箋禍赴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

洪武甲子開科取士禦意右文諸勳臣不平　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議論初不自覺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上曰此名甚美荅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此覽天下所進表箋而禍起矣

方谷珍一女年十八患瘡禱延慶寺關王神既愈躬往奉油謝之寺僧作偈用梵語誦於神前名曰回回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女之莫喻而女

甚聰明聞之恚歸以語父知谷珍怒捕僧將戮之其戮人用竹籠狀若猪篛籠之投之浮橋急流中僧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又訴曰死即死再容一言谷珍頷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而宥之曰饒你弄聰明的小和尚可見谷珍雖不讀書而此詞亦可美又且容人如此內附後此女配黔國公之子在雲南宣德間吾鄭徐憲副訓奉化應方伯履平仕

於彼此女年已老以鄉里視之往來如親戚云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壯
方予時在京師聞之特夜半起視果出紫垣掃五
尚書竊思之今不知何人而應此占也未幾白司
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繼
之至五月二十七日天官屠公亦去五尚書之應
不爽如此孰謂天道遠而不可稽耶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
亦有額者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
後成化三年又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

數禮部姚夔顯覆國祚不得已又附學之名立焉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年間又設其左丞相齊泰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後定其罪名曰奢黃黨惡是也不但設丞相且更改官名如六部侍郎改曰侍中如池州許觀爲禮部侍中六部郎中員外主事改曰上士中士下士給事中改曰左右拾遺如嘉興朱進吉爲右拾遺改都察院爲御史府見逐志集御史府記廷試策問改　皇帝制曰爲勑問諸生皆變亂舊章不守成憲如此故靖難之師出有名矣

少保于公行狀載景泰七年西湖水竭爲公不祥之兆似矣何不載是年七月間晝漏當申刻之末慧星如洗箒狀微見於西方至酉刻以後漸長如掃箒人呼曰掃箒星日既沒其長竟半天如此兩月而滅人皆寒心莫知何兆明年正月　英廟復辟而乃置公罪則公上應乾象豈止一方之湖水哉此予童時目擊者書以補狀之闕云

洪武十八年乙丑復開進士科三月一日廷試畢揭曉前夕　上夢一鐵釘掛絹于殿前覺而語左右及拆卷乃狀元丁顯也協於夢兆不爽如此後正

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幼曾爲神樂觀道童也幼年出處皆形夢兆豈偶然哉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而不見年將陸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敷陳王道先献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　龍飛在天甫如膏天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往東海山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　松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

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巳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卽上疏先是有旨來諫者常射殺之唐果置棺祖胥當箭　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成化初我先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詠有錢丈奇勛之詩曰引棺絕粒箭當胷拼死扶持亞

聖公仁義七篇文莫蠢冕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既
奮田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偏寰宇
泮宮東畔置祠宮

成化間曾見前元至正四年江浙鄉試錄其解元許
瑗饒州樂平縣人年二十八歲治易經後子官撫
湖學上謁太平府官見府治西忠臣祠進拜乃
國初太平路總官許瑗判官王昺二人也益許雖
中鄉試不仕而入我　朝得國之初因陳友諒寇
太平與王昺同死於敵計其時當有四十餘歲矣
能識　真主於天造草昧之時而克忠於其職載

在祀典以示於後宜哉惜乎無碑以紀其事特書於此使知忠臣乃許瑗樂平人也其王鼎尚俟考而書云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蒲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調拔萃前人入　國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

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

宋太祖與陳希夷論國祚五更六更之事予述之篇首矣而六更之說未竟茲畢其說嘗聞先大父南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謁尚寶袁公公曰昨日同太監二人侍　上位看歷代帝王象看到宋太祖　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眞宗而下諸像清楚如今時太醫樣一般看到元世祖　上曰北人南相看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

退大父荅曰公尚不曉此也昔宋幼主昺之妻有娠元明宗見貌美悅之乃生順帝也尚寶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仍備述於符臺外集而不明大父所云近觀蒹文莊水東日記載一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曾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帝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

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王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但此詩不知何人作則順帝實幼主所生其生之年大德七年庚申歲也由此言之則太祖六更之言既不爽而容貌之類又不誣天道玄默曆數莫窺有若此夫

世間治亂有數存焉且如胡元只任胡族爲正官中華人官佐二到末年數當亂任非其人酷刑橫斂台温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及待如何由是謀叛者各起黃

岩方谷珍因而肇亂江淮紅巾徧四方矣初谷珍之亂也又非因刑歛其黃岩風俗貴賤等分甚嚴若農家種富室之田名曰佃戶見田主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復行谷珍父爲佃戶過於恭主谷珍兄第四人既長谷珍謂父曰田主亦人爾何恭如此父曰我養贍汝等由田主之田也何可不恭谷珍不悅父卒兄第戮力家道漸裕釀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僕至其家盛饌宴主先以羙醞醉死其僕而主亦醉死焉皆醢其屍於酒甕越數日主家不見還來詢荅以索租去久矣詢其僕荅曰但

見王僕等到其家何不見出也日久事漸露王家訴於官遣人捕之至則拒而殺之既而官躬往捕亦被殺而兄弟亡命于海者十餘年乃拉漳州賊船寇漳州惟時文恬武嬉一寇賊陷朝廷命泰不華招降墮其計亦死勢日猖獗竊據台温明十二郡十有八年而吾明又爲其窠窟以上虞之通明壩爲界民有死罪惟沉於江耳　大明中天星霾漸消谷珍初逃于海欲效徐福既而其下誘之內附馬先是袁柳莊相其貌出語人曰南人胡相每褒服見人則可觀若正其衣冠則鄙俗矣終非成

美名者谷珍肇亂先天下而起兵數之莫逭有如此錄其始末得於父老之傳聞云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僉憲先生墓志後云台郡陳先生璲提學江西語學者曰永樂脩大全諸書始欲詳緩爲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抵牾虛心觀理自當得之不可泥也蓋先生纂脩官其言如此則予前所錄永樂十三年上還南京問纂脩事而館中倉卒集成以進者即所謂被詔促成也東海又載云宣德間章丘教諭餘姚朱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未當者下其議

於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一斷以理噫纂脩之言如此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開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執以爲斷陋哉此皆東海集所載故予先祖南山先生每見大全抵牾輒發嘆云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此縣刁風視事之日進里長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意欲潛消此風老人桂姓者荅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知縣默默

予昔日應舉在杭有吾鄉士人徐翁者年七十餘寓居湖州市雲漢坊一日訪予旅邸云我住三都高錢令祖南山先生作字說見贈至今感仰且云令祖經書補註有益後學如欒肇作四書駁乃朱文公之忠臣予問其駁何如荅曰我有殘編止存論語數段其駁曰注書不宜立例集註云凡君問而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之辭也先進篇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是豈尊君乎哉不有祝鮀之佞章云難乎免于今之世矣集註云非此難免本文既云難乎免註又云非此難免不知所免者

何也食不語寢不言漢儒注苓述曰語自言曰言此註非是集註從之則食可言而寢可語乎殊不知言與語互文也因誦此數段而別予後見韻府羣玉入聲韻中莫字下引欒肇語論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由此言之則知徐公之言可徵矣但欒之全書惜不克見耳故朱子每云以俟後之君子其以是歟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

只要鬍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糊得硬綳綳未不書姓名閽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吾鄞袁尚寶公相術之驗故具于墓誌家傳矣聞有一事人或未知諺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壽可以妻延永樂中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入目亟請其妻出視之云疾雖云甚

大事不妨夫人之貌直到一品命婦已而疾果愈後王公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是則一品命婦之言不爽而夫壽可以妻延之諺不誣矣

大凡人生而父命名亦係乎數天順庚辰殿試讀卷定祁順卷第一既而司禮監太監問所定卷閣老以姓名對太監曰此卷固出人一等但傳臚時北方人音與　御名相似閣老愕然乃以王一夔卷易之而祁第二甲中祁廣東人仕終郡守司禮監之識見又出閣老一等此五代史傳張承業豈無謂耶

景泰中于少保謙王都憲文權重于時後　英宗復
辟石亨等誣奏以不軌奉　旨本該凌遲處死從
輕斬了罷欽此二人赴次所于則連呼皇天后土
王但云今已到此伸起頭來就斫連呼何爲久後
自明白噫王之言其過於于遠矣
鶴林王露云物無小豺能殺虎鼠可害象宣德中王
公驥征麓川調者田云彼有象陣公思象畏鼠此
間何得鼠乃廣收猪貓數百爲備臨陣果然悉放
猪貓於前象懼退以此師遂得勝寇既平論公封
伯曰靖遠此特紀其一端而鶴林之言可徵

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為三綱日侍上左右每呼則呼三綱而不名惟紀之權勢熏灼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蒲怙勢以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袁子孫至今猶龍蔭之

天順間冢宰王公翺左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言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

易此題王曰汝可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與德之對言而失記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婉言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哉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他人割父遺體以愈他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睿斷若此豈人能窺測哉

宣德中先祖司訓南昌爲崔太守彦俊題子昂胡馬圖曰塞馬肥時首宿枯鷄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

雪當年筆不識擅溪寫的盧胡祭酒謂此含畜褒貶每誦之不輟

人之識見不能皆同如海虞吳先生訥戒學者曰記得韻府羣玉秀才猶如趁夜航船聽人說話者謂不必記者我先祖則曰世間學者不能見全書只一部韻府羣玉撮故事之要若欲考驗一看便知來歷嘗謂溥曰記問之學先從韻府使不離左右其庶幾也溥佩服不忘

本朝太和山卽古云武當山也眞武祀典之盛亦有其由昔洪武末當歲壬午靖難起兵勢如破竹南

方衆至四十餘萬宜無當之者然每兩陣相臨南兵遥見空中眞武二字旗幟皆攻後以北也既而入正大統崇重其祀典矣溥嘗問故先祖荅曰聖天子則百靈咸助豈偶然哉

史云郎官上應例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拆則張華應之長庚入晝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薇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

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予以錄於前矣此皆予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功成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益因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卽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改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決

哉

昔宋太祖微時有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益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削平僭竊混一寰宇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又有詠月詩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王言撥亂反正見于詩如此我　太祖皇帝一日觀見新月時諸皇子在侍命皆作詩詠之東宮詩云雖然未到團圓夜也有清光照九州我　太宗年尚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青天痕影落寒潭底魚龍不敢

吞　太祖甚異之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與吕玄英爲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吕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番陽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宫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　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巳巳虜人也先犯邊勸　上親征者是也乃没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

吾隣先達鄭大參皐義二十三歲時南京會試有豐城監生與扶鸞云藩府聲名重家邦氣象新行年逢八九天地一閒身又云之子青年氣不凡九重深處受恩覃如今若問之官去南海功名事業全後永樂十年北京殿試中進士時　上親選方面官問吏部尚書蹇義小秀才寫兩名進來當除鄭山東參政張鸞廣東參政次日又問兩個秀才那個有學問蹇以鄭對就調鄭廣東張山東後鄭任八九十七年甫四十歲卒於北京其官職南北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存焉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舡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挈人舡上江岸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即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半禿母歿卒於寇所雷之有神如此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同調睽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

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翱翔西
楊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大
父未滿六年受　勅任廣西督學僉事常奏保明
經童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
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炯後誰意祖生先散地
宜藏拙明時肯敝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是
宜出處窮通有命存焉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滄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天
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鍾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
一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

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二雨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出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列郡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孟公見而請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江而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即命刻之至今不易

正統巳巳先祖在湖梟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湖南聞木土之變公與先祖笑於洛陽驛曰不意

今日亦見此事後　景帝即位有　詔開讀於戚後云云先祖語王公一寧曰似厭王言體公曰如何而後可先祖語以對云於戚漢高帝誤圍白登非無奇計周宣王薄伐玁狁正在中興宣宗室休戚之相關實天下臣民之攸望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公稱善後公以語徐武功徐亦擊節嘆焉

縣笥瑣探摘抄

鑾　昌　劉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紀錄彙編及得月簃叢書
紀錄善本且多七則故據
以影印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縣笥瑣探摘抄　劉昌

劉昌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在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豸黧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汩汩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

其顯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葦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来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崤函諸山時正秋

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水厓籬落皆黃菊大如錢蓁生蓁然乃悟河南爲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爲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于才下士在罷聞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婁姚公過之賓不爲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毋氏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什跌姚公又笑而退洎

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勉爲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鄰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貺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絶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杭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

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京市中繼忠之壻曰宋昌裔善草書與沔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于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豈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

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說讒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

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爲一隊最

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游擊則揔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

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得者爲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縉天質甚美爲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噪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凝汝玉閩有王褒孟揚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詞翰流麗孟揚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爲知言後希範以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惣裁國史希範因言其

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爲祺發者公爲祺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乙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籍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脩正汝玉作神龜賦上親定爲第一召鮮學士謂曰汝玉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召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歉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爹後言王孟楊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玉先後

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況太守

蘇州知府況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宮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

權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亦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謹曰兒太守民父母早歸來一田叟又曰兒青天

朝尒宣早歸来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娓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爹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脩譔洪所着傳

楊文貞公薦士

楊文貞公士奇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鄂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棨末豐人仕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爹潘亮士人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曰官詹不小歲周非夭我以爲爹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軒都慝

左都御史軒公輗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脩英廟實録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鉉子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

始報禮坐定言年来老嬾不欲與人兢相往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爲贊善日爲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讜益則日作數篇信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甫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旦時微

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滃然東驚其色正黃視街衢如栝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少頃天地晦冥微覺窓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憫雨百計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无甚時或紅黑蓋不知其爲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

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寓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皆若被發者問從吏曰岡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帳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夥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且時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爲曰當

是殺牛馬然亍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来亍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亍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来殺之就石上剥取皮耳亍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絶其謀亍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金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

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八本後宣廟在文華啟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益殊遇也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碩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迨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

故荅曰彼見吾判且蓋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比而及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鄒御史亮作三麥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予曰湯家公子善麥詡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窓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平湯名亂勣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有松陽學諭錢端學聞亂勣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

爲詩徧勘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踦踏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徧勘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名溥字原博嘗爲繭窩詩有今古洋洋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者蓋指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兒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在卮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徧勘同過

草窓衛勳執禮甚恭携八詩就評草窓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衛勳曰北京八景詩草窓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衛勳曰第讀之草窓爲讀一首即已還曰不如多美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草窓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脫送惟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一丈掛胡頭衛勳大稱服此頗近奉而奉者亦復自屈於奉者要亦遇其敵而然也當時有晏鐸王淮及平等謂之十才子

木氷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来著樹并草莖皆白氷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皁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玉笥集有云氷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氷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来河南巡行禮邑嘗出北郊經平疇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

古人衆棁用此不爲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栢故人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虢南山谷花多高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爲寺觀材久則疏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貙貗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貗者貗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貙貗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貙貗貙文而形小一坐驚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

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班黑正類貊文豈所謂貔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袂肩輿四品以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乘馬導引有搢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囊而並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使能置人亦無有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荅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牟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畫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

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摠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摠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叠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叠皆九畫此正軋元用九之義豈彼

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予有藏者湯東谷衮勳從予索之詩曰蕪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枝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輿濟伯禮部尚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蹙柱西山笏間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欵識

予嘗至南內于戌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嵌銀作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嵌銀題模稜難斷佐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今不用佩吳鈎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鬬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予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在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

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蛇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鬬云

守宮詩

湯衡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惟鮮奏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簪寒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子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戚

李商隱公讓後爲桂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即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朝廷贈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棄顧不謂之奇男子邪

二十八宿

文廟喜任文學嘗于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忱時奏言願入選煞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曰此有志之

士許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以黃文簡公淮領之一日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僭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楷頗逼真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上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爲中書舍人

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讀書録

薛文清公瑄 銳志道學著讀書録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爭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呪公刻于罷序袁銑作序以爲王廉憲陽作言熙陽丞沔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爲霍州學移文于蘇言四書詳說乃其

所著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爲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爲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廣譜

袁鉉績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爲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候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廣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爲

其府所宪破其產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来吳

詩讖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爲增廣生是年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四名張瓚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味胡蟲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榜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閒中今古錄摘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